



仙 涯 记

刘瑞昌
著

(下册)

沈阳出版社

●新八仙传●

仙游记

下册

刘瑞昌 著

沈阳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沈阳

责任编辑 王守勋

装帧设计 张君华

责任校对 李东训

仙 游 记 (下)

刘瑞昌 著

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)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字数: 260000
印张: 12¹/₈ 印数: 80001—110000
1989年3月第2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56-135-9/I·58 定价: 4.10元

第廿六回

播瘟疫，恶僧舍药 查病源，采和探寺

路口木拐几曾见，门前药渣屡有闻。
未曾动笔先叹息，钱三柴俏有贤孙！
恶僧心险舍孽药，寒霜几度侵人心，
愿君读此能深思，千夫共指泼药人。

一首《吁嗟篇》写在前面，点出了世间常见的两件小事，笔者曾屡屡为此长叹不已。

立拐者意在盼人踏拐去病，泼药者更是损人利己，虽几经沧桑，仍不乏传人，然而传人虽多，却无人知其始祖，真乃一大憾事。

近来笔者考证仙家，无意间得遇蓝采和，一席长谈，茅塞顿开，匆匆润笔，实录如下。

话说蓝采和下世之时，被童子金斗猛击一掌，昏昏沉沉栽下凡尘，一路径奔南海而去。眼看就要坠入海眼，恰逢观音菩萨自天庭归来，菩萨见状大惊，急命善才童子取出一柄小扇对着蓝采和猛扇两扇。刹时，一阵狂风卷着蓝采和离了险境，忽忽悠悠向东北方飘去。

蓝采和醉意阑珊随风飘游，忽闻界下鸡鸣之声四起，膝

胧中忆起敕书之事，连忙睁开眼向下观看，倏忽之间，已落于乾元山脚下。

立稳脚跟仔细观看，乾元山上下真是好景致！翠峰环列，高耸入云。山上生满古松，郁郁苍苍一直延伸到面前。向西看，是一片荷塘，塘水清碧，荷花亭亭。沿着堤岸南行不远，有一座小镇，镇中炊烟缕缕，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。后面是一片松林，松林后钟声悠扬，依稀可见有一座高大的寺院，寺院后的山上立着一座宝塔。

蓝采和望着山上的宝塔，心里正想着晨遇之人会是个什么样子，忽闻身后隐约传来一阵哭声。回头看，却见镇中走出一个肩扛草篮的小厮，那小厮年不过十三四岁，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腰扎草绳，草绳上别着一把镰刀，脚下趿拉着一双破草鞋，边向前走边抹着泪水。蓝采和略一沉吟，便口诵：“无量天尊”迎着那小厮走去。

到了小厮面前，蓝采和停下脚步问：“小施主，如此清晨，何事如此悲伤？”

那小厮望了蓝采和一眼，呜咽着说：“方才我走路不小心，在镇中踏上过人药渣了。”

“过人药渣？”蓝采和有些纳罕，又问：“什么过人药渣，使得你如此悲伤？”

“道长，你是远道来的吧？”那小厮用泪眼打量了一下蓝采和，止住悲声说：“靠山镇去不得，道长若要化缘，到别处去吧。”

“靠山镇为何去不得？”蓝采和又问：“莫非这镇中有洪水猛兽么？”

小厮抹了一把泪水道：“不是洪水猛兽，是瘟疫也！镇

中的路面上撒有许多过人药渣，人若踩上便会染上瘟疫，轻则双目失明，四肢瘫痪，重则性命难保，方才我不小心踩上了那药渣，这场灾难已脱不掉了。”说着，又悲泣起来。

蓝采和见那小厮哭得伤心，心中疑惑，灵机一动，忽口诵“善哉”道：“汤药乃是祛病之物，药渣无用，自当抛弃，撒在路上也不足为怪，焉有使人染病之理？小施主不要听了他人闲言便枉自悲伤，好生走路去吧。”说罢，举步向镇中便走。

“道长留步！”小厮以为蓝采和果真不信自己的话，忙拦住他说：“道长，你说的乃是寻常之药，这靠山镇路上的药渣却非同一般，那些药都是从靠山寺求来的，按照靠山寺的规矩，凡是用药的人都得把药渣撒在路上，这叫做‘送病’，行路人若是不幸踏上了药渣，便会将那病也带了去，因此这药渣便被称做‘过人药渣’，近日来，镇里已有许多人因踩上过人药渣而染上瘟疫了，道长若是实在要进镇，千万不可碰那些药渣。”

蓝采和闻言，心中惊骇，暗忖：“寺院乃是佛门之地，为何会出这等害人之药？看来这靠山寺里必有文章！刚想到此，那小厮已扛着箢子呜咽着走了。看着小厮那憨态可掬的样子，蓝采和忽想再试一试他的心地，便叫住他，取出二两银子道：“小施主，不必悲伤了，纵然那药渣可以使人染病，也无甚可怕，贫道这里有二两银子，你拿着到靠山寺求药去吧。”

小厮望着蓝采和手里的银子，稍愣了一下，忽摇着头道：“道长不必费心了，我纵然染上病，也不会到靠山寺去求药。”

“为何不去求药，莫非这二两银子不够么？”蓝采和心中暗暗点头，却又故作不解地问了一句，随即又取出一锭金元宝说：“若是银子不够，这锭金元宝你也拿了去吧。”

那小厮见蓝采和突然拿出了许多金银，一时有些惊疑，略迟疑了一下，又摇着头说：“道长请收起来吧，不是银子不够，是我不愿到靠山寺去求药。”

蓝采和故作惊奇，又问：“既然患病，就应设法医治，小施主为何不肯去求药？”

小厮泣道：“我若是去求了药来，也须将药渣撒在路上让他人去踩，那样岂不又要坑害许多人？我已被过人药渣所害，怎能依法再去害人？靠山寺舍药，名为治病救人，实则是散播瘟疫，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同他们一样去害人。”

蓝采和见那小厮年纪虽小，见识不凡，不由心中暗赞：“好一个‘晨遇人’！果然不同凡俗，若是世人皆有这般仁义心肠，邪恶焉能有存身之地？可叹镇中撒药渣者，竟不如这一缕草小童！”叹毕，便将小厮拉至路边，问起身世。

提起身世，小厮大恸，泣道：“我姓王名印，家住镇东丁字街，自幼丧母，家父又娶了继母柴氏。柴氏为人刁蛮，待我如同仇敌，每日晨早早便赶我上山，不搂满一担草便不准我回家。家父常年在外经商，撇下我一人受尽欺凌。今日晨，我离家之时天尚未明，因躲闪镇中的过人药渣，故而出镇晚了些，只怕今日回家又要挨打了。”说到此，目视镇口，忽不言语了。

镇里走出一个手拄双拐的瘸子，那瘸子老远便向小厮高叫：“印儿，日头已升起老高了，你为何还不上山搂草？”

小厮似乎有些怕那瘸子，忙起身道：“钱三叔，我不是

偷懒，今日晨我踏上过人药渣了。”说着，又哭了起来。

瘸子道：“莫哭了，回头我与你娘说一声，叫你娘去替你求一付药。”

蓝采和见那人眼珠乱转，目光狡黠，知不是良善之辈，想劝他一劝，便拱手道：“敢问施主，靠山寺舍药果真灵验么？”

“道长是远道来的吧？”那瘸子打量了一下蓝采和道：“靠山寺舍药，包治百病，我正要去求药治治这残腿哩。”

蓝采和道：“靠山寺舍药，使瘟疫泛滥，施主要治腿疾，为何不去请郎中，却要去求那害人药？”

瘸子道：“我求药只是为了治病，瘟疫泛滥干我甚事？”

蓝采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此治病，你不怕医好了残腿又害上眼疾么？”

瘸子受了嘲弄，一顿拐，气呼呼地走了。

望着瘸子的背影，小厮呜咽道：“钱三叔总在后娘面前说我的坏话，今天他看到我没上山，一定又不会放过我了。”说着，哭着，又向山上走去。蓝采和微叹一声，遂转身入镇。

靠山镇内，若干家门前皆撒有药渣，路面上脏乱不堪，行人躲躲闪闪，皆是绕着弯走路。蓝采和顺路前行，过了一个路口，忽见前方一青砖瓦房前有一妇人手提药壶正向四下张望。蓝采和停于路边向前观看，但见那妇人将药渣撒于门前，口中念道：

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过往君子留光明；
脚踏药渣门前过，带走灾祸带去病。

念毕，又将那药渣向四下里扫了扫。

蓝采和看罢，心中好不愤慨，屈指一算，瓦房里乃是一位书生患病。于是口诵一声“善哉！”，边向前走边作歌曰：

损人利己情难恕，面前药渣撒满路。

可叹十年寒窗苦，枉读孔孟圣贤书！

歌罢，向着那药渣上便踏。

那妇人闻歌，愣了一下，见蓝采和就要踏上药渣，忽惊叫起来：“道长且慢！”

蓝采和停下脚步问：“女施主，唤贫道有事么？”

那妇人有些不安，红着脸说：“道长莫从这药渣上踏，请绕道而行吧。”

蓝采和故作不解，问道：“面前一条大路，为何叫贫道绕道而行？”

妇人低着头道：“道长既然已知这过人药渣的厉害，何苦还要踩它？”

“善哉！多谢女施主关照，”蓝采和拱手一礼，缓缓道：“这药渣撒在路上，纵然贫道不踩，难免也要贻害他人，出家人怎忍看世人相残？贫道踏上药渣替施主消了灾，望施主扫起药渣，勿再贻害他人。”说着，向前一迈步，双脚踏于药渣之上。

那妇人见状，更加不安，手里的药壶不觉落到地上，叹道：“道长，你小小年纪，何苦踏这过人药渣？如今却是小妇人害了你了。”

蓝采和道：“施主将这药渣撒在路上，本来就是要害人，不论谁踩上都要受害，你又何必叹息？”

那妇人惶惶不安道：“道长不要说了，小妇人又何尝愿意害人？怎奈妾夫身染瘟疫，无处求医，万般无奈，才到靠山寺求药来。如今这药渣被道长踏上，小妇人甚是不安，请道长在此稍候片刻，我愿到靠山寺去替道长再求一付药来。”

这时，房门打开，一个双目失明的秀才以杖探路走出门来。妇人上前将那秀才扶住。秀才从怀里摸出一两多碎银子道：“娘子，是我们不该门前泼药坑害了道长，将这一点银子交与道长，叫他速往靠山寺求药去吧，免得去迟了，象我这样受病痛之苦。”

妇人接过银子递到蓝采和面前，蓝采和望着那银子，怫然作色道：“此是何意？施主莫非要叫贫道同你一样去坑害他人么？”

妇人惶惶，不知所以。蓝采和又至那秀才面前道：“先生乃读书人，当知‘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’，如今却为了自己治病，唆使妇人于门前泼药坑害他人，又教贫道依此而行，先生之言行，合于礼乎？”说罢，愤然拂袖，转身欲走。

秀才闻言，如闻惊雷，陡然愣在门前，半晌才叫道：“道长请留步。”

蓝采和脚踏药渣慨然作歌：

昨日方受他人害，今又依法害他人。

明朝他人再害汝，害人人害何日休！

秀才面红耳赤，踉踉跄跄向前两步，弃了拐杖拱手施礼道：“多蒙道长赐教，小生不胜惭愧，望道长且息雷霆之怒，至舍下一叙。”

蓝采和轻诵“善哉”，拱手道：“施主若是仍要贫道求药害人，恕贫道不敢领教。”

秀才满面羞惭，叹道：“道长不必说了，小生枉读孔孟之书，实是愧对列祖列宗。”说罢，回头叫那妇人：“娘子，快将地上的药渣扫起来吧，我等宁可病饿而死，也不该到靠山寺去求这害人之物。”

那妇人迟疑了一下，悲悲切切取了扫帚去扫那药渣。秀才一边赔罪，一边将蓝采和让进屋内。

蓝采和见秀才夫妇皆已悔悟，不由又怜悯起那二人来，遂向秀才问起患病之由。

原来，这秀才姓董名亮，本是镇里的私塾先生，两日前不慎踏上了过人药渣，回家后便觉双目发黑，一觉醒来，双眼完全不能视物。董亮家境贫寒，全赖教书赚几两银子聊以度日，失明之后，无以为生，只好叫妇人到靠山寺去求了药来。今日晨刚将药渣撒到门前，不意竟遇到了蓝采和。

听罢董亮的遭遇，蓝采和又问起靠山寺的情形。董亮道：“靠山寺乃是大宋开国时所建，至今已百余年。原先寺中并无舍药之事，两年前，寺里忽来了一位惠通法师，言称能驱邪治病，百治百验，每求他一剂药须交纹银一两，并囑求药人用罢药后将药渣泼于路上任人去踩，否则其药便不能奏效。因其药颇灵，无论何等难症最多不过三剂药便可痊愈，故而靠山寺名声大震，远近患者皆慕名而来。岂料，从此后，瘟疫便在乾元山下泛滥开了。”

蓝采和又问：“先生乃读书人，染病之后为何不去请郎中诊治，却偏要去求这害人之药？”

董亮叹道：“道长不知，这靠山镇上原先有四位郎中，

皆是医林中高手。自从惠通法师到了靠山寺之后，派了凶僧多次到郎中处寻衅，将几位郎中打走了。两年来，再也无人敢来此地行医，如今，这靠山寺左右三四百里内难以找到一位郎中。小生明知靠山寺舍药是在害人，染病之后也无法可想，无形之中又做了靠山寺的帮凶。”说罢，连叹“惭愧”。

蓝采和闻言，心中暗忖：“佛门净地，与人为善，惠通和尚如此肆虐却是为何？莫非要想使世人背离善道么？看来，要想劝这一方人向善，必须得先铲除了惠通这一伙恶僧，我何不先往靠山寺去探听一下虚实再做道理？”

董氏夫妇见蓝采和沉思不语，皆诚惶诚恐。蓝采和又缓缓说道：“人心不善，昊天降灾，若是世人皆无损人利己之心，靠山寺的害人药焉能得逞？瘟疫又如何会泛滥起来？世人助纣为虐，到头自食恶果，悲哉！”

董氏夫妇满面羞惭，董亮道：“道长所言甚是，小生已知罪了，请道长于舍下暂居几日，万一道长染病，小生愿侍奉终生。”

蓝采和见董氏夫妇皆已向善，遂笑道：“董亮，你双目失明，自身尚且难保，何以侍奉贫道？且过来，待贫道与你治一治双眼吧。”说罢，拉过董亮替他轻轻一拂双目。董亮顿觉面前一片光明。睁开双眼细看，蓝采和早已寂然不见，董亮又惊又喜，高呼着“道长”追出门去。门外秋风阵阵，蓝采和立在镇口向着董亮一点头，遂飘然而去。

蓝采和出镇之后，瞬间已到了山脚下的松林旁，转过那片松林，靠山寺即在眼前。

缓步徐行观看那寺院，果然是一处幽静的所在！东西两

侧俱是松林，一条汉白玉铺成的小路一直通到寺院。松林的旁边有一个亭子，虽天时尚早，亭子里已坐了十余个等候求药的人，个个皆是愁眉不展。寺院门前并排放着两对石狮，正门上高悬一匾，篆书“敕建靠山寺”五个大字。两侧围墙与琉璃瓦檐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。寺院背后正临一座山峰，峰顶耸立着一座高塔，依稀可见塔前有僧人走动。

“俏嫂子，你老真是好心肠，这么快就替印儿求药来了。”

亭子里传出一个汉子的嚷声。蓝采和循声望去，说话者原来是方才在镇口见到过的那个瘸子。

“死瘸子！你胡噁些甚么？我家印儿好好的，老娘替他求的甚么药？”

身后又传来一个妇人的嚷声。蓝采和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浓妆艳抹的胖妇人正匆匆奔亭子而来。那妇人约有三十五六的年纪，穿一身红衣绿裤，头上抹得锃亮，右鬓上斜插一朵粉红的菊花，从身边一过，带来一股浓重的脂粉味，俨然似一半老徐娘。

妇人到了亭子里，瘸子连忙起来让座，有些谄媚地笑道：“柴俏嫂子，不替印儿求药，你来此做甚，你终日大门不出，难道还会踏上过人药渣？”

“这个世道，人心已坏透了！”胖妇人尚未坐稳，便气呼呼大骂起来：“不知是哪个缺德鬼作的孽，居然将那损人的药渣撒到了我家的门口，老娘今日一出门就踩上了！”

亭子里传出几声叹息，几声苦笑。

“俏嫂子，原来你今日果真踏上过人药渣了？”瘸子的语气似乎十分关切：“我还以为你是来替印儿求药呢。”

“什么？”胖妇人突然站起身扯着瘸子的衣襟问道：“钱三，我家的那个小兔崽子也踩上过人药渣了么？”

钱三趔趄了一下，几乎被扯倒，连忙双拐点地立稳脚跟，道：“柴俏嫂子，敢情你还不知道，方才我出镇时，还看到他在路边哭哩，我看你将两付药一起求回去吧，银子若不够，我先替你垫上。”

柴俏愣了一下，恨道：“小兔崽子！自作自受，我才不管他哩，该死该活由他去好了！要是死了，正好省了我许多事！”

蓝采和闻言，不禁暗叹：“难怪方才王印哭得悲伤，原来这柴氏果然狠毒！可叹这一些人只顾自己治病，竟然不惜瘟疫泛滥，趁着寺门未开，我先劝一劝众人便了。”于是便缓步走近亭子，口中作歌道：

靠山寺中害人药，世人求来撒满道：

只道损人可利己，岂知总是现世报！

亭子里众人闻歌，皆惶惶不安。一老者慌忙起身与蓝采和施礼道：“道长，切不可乱讲，此话若是叫寺里的和尚听到，祸事不小！”

蓝采和拱手笑道：“敢问老施主，如此清晨至此，莫非也是来求取害人药的么？”

老者吓得连退两步，不敢再言。蓝采和扫视了亭中众人一眼，拱手道：“各位施主，靠山寺舍药，居心险恶，乃是为了使世人背离善道，自相摧残，你等既已为靠山寺的药渣所害，何忍照样求药再害他人？如此下去，各位施主不怕瘟疫蔓延贻害于子孙么？”

亭中众人皆低头不语，有几人发出了低微的叹息声。那

老者胆怯地望了靠山寺一眼，叹道：“道长所言之理老朽何尝不知，怎奈我家小儿病重，本地又无郎中，不来靠山寺求药，又有何法好想？”

“是啊，本地没有郎中，不来此求药，难道叫我等坐着等死么？”亭子里立时有几人随声附和。

“那道士！你说得倒十分轻巧，不来靠山寺求药，你能替众人医治好病痛么？”瘸子钱三大叫起来。

蓝采和没理睬钱三，又与那老者道：“老施主，回去吧，不要再来求这害人的孽药，两日之内贫道一定请回郎中替各位治病。”

老者满怀疑惑地望着蓝采和，叹道：“若是道长能请回郎中，那自然好，不过，只怕我家小儿等不得郎中回来了。”

蓝采和道：“施主不必担忧，贫道云游四方，颇通些医道，你且回家等候，今日掌灯前贫道去与令郎治病如何？”

老者更加疑惑。这时，钱三忽又叫嚷道：“那老道，你休要在此骗人！本镇的四位郎中两年前便逃得不知去向，两日之内如何能请得回来？你既然要去与那老头儿的儿子治病，为何连住处也不问一声？寺中的惠通法师治病，不用病家开口便知病症，你可知那老头儿的儿子染的是何等病症么？”

众人又是一阵低声议论。

蓝采和见钱三品格低下，愚顽不化，众人皆热衷于求药，不惜坑害他人，心中更加感慨，暗道：“我若不能将这一方俗人劝善，枉来尘世间一场，若要劝人向善，必须先显些手段，才好叫众人口服心服。”灵机一动，遂口诵“无量

天尊”，道：“这又有何难，在座各位的姓名、住处与求医缘由贫道早已知之矣。”接着，指点着亭里坐的众人逐个道出姓名及住处。众人惊其神算，皆叹服。

蓝采和又指着那老者道：“此老家住镇西荷塘边，其子白有才于三日前染上瘟疫，病势沉重，昏迷不省，不过不必担心，只要贫道一至，定能妙手回春，各位还不肯信么？”

老者叹服不已，跪地道：“道长所言分毫不差，小老儿这便回家恭候道长，望道长早些莅临。”一时间，众人纷纷离开亭子，请求蓝采和治病，蓝采和一一应允，令众人离去，唯有钱三与柴俏仍坐于亭中未动。

蓝采和道：“二位，贫道已应下众人，明日便请回郎中，你等何不速离此处，回家等候，莫非还要在此求那害人药么？”

钱三冷冷一笑：“只要能使我丢掉这双拐走路，害不害人该我甚事？众人愿意听你胡言，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哩！”

柴俏也道：“那道士，你空言善能治病，我并未见你治好一人，若要使我信你，你何不当场治一个与我看？只要你能治好这瘸子的残腿，我自然便会信你。”

蓝采和看了一下钱三的残腿，微皱眉头道：“此等腿疾乃外伤所致，须先正其骨位，敷之以药石，再服之以活血之剂，方能循序渐进，哪有立时便愈之理？听我好言相劝，你二人还是先回家等候，明日贫道必会去与二位治病。”

言未毕，钱三忽哈哈大笑：“惠通法师治病，只需一夜必愈，你却如此烦琐，何如靠山寺一剂草药来得爽快？道士，快念你的‘无量天尊’去吧！我却不信你会医病！”

蓝采和见他二人固不听劝，心中早已不悦，微微冷笑一

声，忽伸手朝钱三的双腿一点，钱三站立不稳，突然坐到地上，但觉左边的残腿康复如初，右边的好腿却慢慢蜷缩起来。

蓝采和冷笑道：“钱三，贫道治病的本事比那惠通和尚如何？”

钱三惊异不已，忙向蓝采和叩头：“道长神通广大，小的叹服，万望慈悲替我治好残腿。”

蓝采和道：“惠通舍药治病，乃是将你的腿疾转嫁他人，贫道此法治病，乃是将你左腿之疾转向右腿，同是害人害己，岂不比惠通来得更爽快些？”

钱三道：“道长不必多言，小的已知错了。”

“既已知错，何不回家等候！”蓝采和说着，拂袖转身，瞬间，无踪无影。钱三愣了半晌，忽从地上爬起，破口大骂：“臭道士！我今日偏要到靠山寺求药！”骂罢，一拐一拐挪动着脚步坐到柴俏的身旁。

秋风习习掠过松林，激起阵阵涛声。松林边的小路上，又有几个求药者蹒跚而来。蓝采和遥望着求药者，暗叹度世之难，默诵一声“善哉”便隐身进入靠山寺院内。

寺院中十分空阔，前后排着三座大殿。迎面一座乃是观音殿，观音殿左边是藏经阁，右边是钟楼。虽已天近卯时，院中却空空如也，未见一个和尚。蓝采和于院中略一巡视，即隐身进入观音殿。

好殿宇！但见：正中菩萨端坐，两侧童子肃然，案前香烟缭绕，恍如已至落伽山。蓝采和正观看间，忽闻殿后有响动，隐身于一大柱子后细看，却见殿后走出两个抬着竹筐的小沙弥。那两个小沙弥将竹筐抬到菩萨像前，揭去筐盖，竹